

三余堂散记续编



商震 | 著

一个职业文学编辑，
在理论、美学鉴赏及文本阅读经验上，
必须要走到作家、诗人的前列，
不然，轻则会判断失误，
重则被文本欺负，贻笑大方。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

三余堂散记续编

商震 |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余堂散记续编 / 商震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209-10195-0

I. ①三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7889号

三余堂散记续编

商 震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[http: //www.sd-book.com.cn](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)
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32开 (145mm × 210mm)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30千
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

印 数 1-5000

ISBN 978-7-209-10195-0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

散	002 / 一
记	005 / 二
	006 / 三
	007 / 四
	007 / 五
	008 / 六
	009 / 七
	010 / 八
	011 / 九
	013 / 十
	013 / 十一
	015 / 十二
	016 / 十三
	018 / 十四
	020 / 十五
	021 / 十六
	022 / 十七
	023 / 十八
	024 / 十九

散 记	026 / 二十
	027 / 二十一
	028 / 二十二
	029 / 二十三
	030 / 二十四
	032 / 二十五
	034 / 二十六
	037 / 二十七
	040 / 二十八
	041 / 二十九
	042 / 三十
	044 / 三十一
	047 / 三十二
	049 / 三十三
	052 / 三十四
	055 / 三十五
	057 / 三十六
	060 / 三十七
	064 / 三十八
	065 / 三十九

散
记

- 069 / 四十
072 / 四十一
073 / 四十二
075 / 四十三
077 / 四十四
078 / 四十五
082 / 四十六
084 / 四十七
087 / 四十八
089 / 四十九
091 / 五十
094 / 五十一

随
笔

- 106 / 瞬 间
113 / 心中的坟茔
119 / 他把肉体安置到远离人群的地方
127 / 你的名字卡在喉咙
131 / 离婚汤
136 / 不醉的朱零

随 笔	138 / 车延高是谁
	142 / 捧着二泉上路
	146 / “憨人”红柯
	149 / 城市记忆
	152 / 停舟一望思无穷
	158 / 商场与广场
	162 / 般若与南无
	167 / 路 遗
	171 / 回头未必不芳草
	174 / 芳龄五十
	177 / 天赐男人主动权
	180 / 醉 酒
	183 / 侠客的背影
	185 / 兰花开了
	189 / 说文解字的魔鬼释义
	191 / 刘基不死 青山为凭
	198 / 那琴，那江
	202 / 西柏坡的雨
	206 / 井冈山之歌正飞
	209 / 立碑或水珠里的太阳

随
笔

214 / 军营五日

220 / 我在《人民文学》蜕变

223 / 于虚无中对抗，在沉默里燃烧

——关于韩作荣诗歌

230 / 纠 错

234 / 诗是经验的生长

——《云南记》浅读

237 / 忽开忽合的境遇

242 / 警觉的阅读者

——读霍俊明《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》

246 / 包山底的孩子

——序幕白诗集《在路上》

248 / 攀 岩

——读慕白诗集《行者》

251 / 一个人的精神运程



散
记

二十年前，我初做编辑，为了让自己对作品的判断能够有说服力，也是为了不被作家诗人的文本欺负，便大量阅读理论、美学及各类文本，渐渐地觉得有些自信起来。但随着作家、诗人文本的大踏步前进，渐渐又觉得有些心空胆虚，便又开始古今中外地阅读，记读书笔记。

一个职业文学编辑，在理论、美学鉴赏及文本阅读经验上，必须要走到作家、诗人的前列，不然，轻则会判断失误，重则被文本欺负，贻笑大方。尽管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尽善，但我一直在努力着。

近日，重读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，感慨颇多。记得二十年前读的是无注释竖排大字版的，当时凭借自己略自信的古文功底，凭借自己对诗歌的理解，读后也是蛮有心得，并自诩：吾腹有严沧浪，再遇诗文有何惧哉。

前些日子，又新买了一本《沧浪诗话》，郭绍虞先生的做得注释，也是竖排版。（不是刻意，读古人书，我喜欢读竖排版的，觉得和古人交流比较顺畅。）同时，还买了几本关于评说

《沧浪诗话》的小册子。读了这些，突然觉得：当初我体会到的仅是《沧浪诗话》的三分之一啊。书，真是常读常新，温故而知新。重要的是，这次重读，借助一些评论文章，我对严沧浪先生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质疑，有时甚至观点相悖。

严羽的观点白纸黑字钉在《沧浪诗话》里，他没有机会修改和增删了，而我们这些读者的认识却在不断地进步，不断地“扬弃”。

严羽先生在《沧浪诗话》开篇的《诗辨》中，起笔就说：“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：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，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。”“以识为主：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；”说得好！我初读时就记到本子上并时而温习之。但后面这句“以汉魏晋盛唐为师”今天读来心有惶惑。我国的诗学经典当从“诗三百”始，可严老师咋让俺们从“汉魏”学起呢？我绝不会认为严羽先生瞧不起“诗三百”，更不会认为严先生没读“诗三百”，我给出的唯一理由是严羽先生把“诗三百”当作《诗经》。所谓“经”者，乃哲学之谓。哲学者，理论之谓也。严羽先生可能认为：哲学怎么能是诗呢？既然把诗冠以“经”，就让哲学家们去读吧！或者，严先生认为《诗经》中的诗无规可遵，无矩可循。于是，严先生就让后人学诗“以汉魏晋盛唐为师”，弃《诗经》而不顾。当然，这纯属我个人猜测，只因严先生未提及《诗经》而猜疑。

《诗经》是不是哲学？是！《诗经》是不是诗？是！“诗言志”“文以载道”中的“志”与“道”都是哲学范畴。直说了吧，哲学论断大部分是诗的派生品。

但学诗还是要从《诗经》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对生活现场的表现、灵性的飞升，至今都是诗人们学习的典范。更重要的是：《诗经》中的诗，为我国诗歌的叙事与

抒情的平衡，音乐性、画面感与诗性意义的互补，立下了传统。理所应当为后世之师。所以，学诗从《诗经》起，才是“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”。

苏东坡说：“熟读《毛诗·国风》《离骚》，曲折尽在是矣。”吕居仁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学诗须以《诗三百》《楚辞》及汉魏间人诗为主，方见古人好处。”黄庭坚在《大雅堂记》中谓：“广之以国风雅颂，深之以离骚九歌。”

这些人的说法都和严羽所提出的“以汉魏晋盛唐为师”相左。其实，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《诗体》部分有如下描述：“风雅颂既亡，一变而为《离骚》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，三变而为歌行杂体，四变而为沈宋律诗。”

古人们吵架我们劝不了，但在古人的吵架声中我们似乎悟到了这样一个结论：理论家撰文立论，切不可孤绝。

严羽当然有局限性：其认知的局限，经验的局限，时代的局限。

批评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较为严厉的大概要数钱振鍠在《滴星说诗》中所言：“（严沧浪）埋没性灵，不通之甚。”此语我觉得偏激。我倒是觉得郭绍虞的观点可取：“盖沧浪论诗，只从艺术上着眼，并不顾及内容，故只吸取时人学古之说，而与儒家论诗宗旨显有不同。”当然了，说点大话：儒家论诗宗旨，我也未必完全认可。“诗言志”“文以载道”中的“志”与“道”，绝不是对强权的附和，不是政治需要的附庸；一定是个人欲望的倾诉。

我对那些读诗、读论，从义理考据出发并以义理考据为终点者，无论诗人还是理论家，我都恭敬之再恭敬之，有距离地恭敬之。

师古是学诗的必经之路，但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言语，而

要师心师性师情师旷达。至于是从《诗经》师起，还是从汉魏师起，可能会各有偏爱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师当下为诗，必是屋内盖房，愈来愈小。

二

近一段时间，常听到看到一些从事格律诗词创作和研究的人士发出“抑李扬杜”的声音。也就是贬李白赞杜甫。其理由大多是站不住脚的，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。这种“抑李扬杜”，历史上发生过几次，数宋代最甚。但李白仍是伟大的李白。

李白是个诗歌天才，毋庸置疑。其诗中的飘逸、别趣、不讲理是杜甫不具备的，当然，杜甫的感时伤怀、沉郁悲壮也是李白所欠缺的。

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：“李杜二公，正不当优劣。太白有一二妙处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有一二妙处，太白不能作。”我认为此言极是。

诗人是否可以分优劣？当然要分。但要从人品、诗品上分。艺术是有阶级的，阶级是阶层。同一阶层的诗人，真的不必像夺锦标一样分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。近些年，有人喜欢做排行榜，如果是商业炒作，无可厚非。商人嘛，怎么能获得最大利益就怎么做，甚至可以缺德不要脸、背信弃义耍流氓。诗人不能这样做，诗歌也不能。

就诗人而言，同一阶层的诗人就别排座次了，排出来一定是笑话。

严沧浪说：“太白《梦游天姥吟》《远离别》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《北征》《兵车行》《垂老别》等，太白不能作。”

其实，若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，则李杜二人共同成为

中国诗歌高峰的峰顶，不可比高低。现当代诗人呢？最好也别排名次，不然会留与后人羞！

三

岁数大了，喜欢独处。独处有时是关闭感官系统和思维系统，像一座停摆的老座钟。有时却会陷入沉思，思以往自己的过失，相当于“闭门思过”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的沉思会是在一个方面的事情或一个境遇接近完满时，思及另一处的缺失，有点“居安思危”的老年态。

突然就想起读《诗经·魏风》中《园有桃》时的过程。“园有桃，其实之肴。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”初读时，甚是迷惘。桃子熟了，长得红润、漂亮，端上桌子，看上去就要流口水，还不痛快淋漓地大快朵颐、狼吞虎咽，咋还“心之忧矣”？这不是矫情吗？

近年才明白，这是诗人之思。诗人看到此处的饱满、香甜，思及彼处（一定是心底极为牵挂的人与事）的苦涩、无果实、缺憾，只能忧心地“歌且谣”。

诗人不是及时行乐的人；诗人不是遇事“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”的人。

诗人的心底一定要有忧思，有忧思方能见深情。曹操的这句话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”，便是作为诗人的佐证。

由此看来，诗人年龄大了，不宜独处忧思。易患抑郁症、自闭症，甚而发生更可悲的事情。

“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？其谁知之，盖亦勿思。”（《诗经·园有桃》）

四

写诗是在自由，而不在规矩。

我很欣赏苏东坡的一句话：“行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于其所不得止。”

“行”与“止”是诗人创作时的度。“行”是丰富饱满地释放，“止”是言简意赅的含蓄与幽深。处理好“行”与“止”的节奏，才能让诗作完成有效传达。

诗人要知其行而行，不能没情没思强说愁；行到当止则止，别把酒精兑水。

每天都能写诗者，我疑；仨月俩月无诗行者，似可自问：尚能诗否。

五

读到一本批评《沧浪诗话》的小册子，书名叫《严氏纠谬》（冯班著），说白了，就是冯氏给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挑错、纠错。乍一拿起这本小册子，很感兴趣，并满怀期待。可第一篇文章读完，我就想把书扔了。这不是“纠谬”，是哗众取宠，是矮子指责巨人长得太高。冯氏说：“（严）沧浪论诗，只是浮光掠影，如有所见，其实脚跟未曾点地，故云盛唐之诗如空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种种比喻，殊不如刘梦得云‘兴在象外’一语妙绝。”这是违背诗歌精神的批评，是无自己观点的批评。不是“疑义相与析”的讨论，是强盗式的混抢。

我在此责骂冯班的时候，心里想的却是当下那些所谓“诗歌批评家”们，自己给自己扣一顶“批评家”的帽子，不管是

纸糊的还是铁打的、戴上就敢招摇过市，弄得我们看到戴这种帽子者太多，有才学者太少，只会借别人的观点来拼凑文章者太多。

其实，冯班还是较有才华的，只是批评的口吻不对。

批评他人的文本，要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学、真知灼见来，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，是要求批评家的解读能力超越作者的。这些是当下许多打着批评家幌子而无德无才的骗子所没有的。

六

一学生问我：怎样解释“思无邪”？

这还真是一个诗人要解决的问题。当然，我的解释未必是孔夫子“思无邪”的原意。

大自然有阴有阳，人心有善有恶，社会事件复杂多变，所谓得意处只占一二三，不如意处却占七八九。善人被欺，良人多难，好事多磨等等。人间满是委屈、扭曲、阴谋、倾轧，如何“无邪”？

我理解：思无邪，不是盯着阴暗、阴谋、扭曲、不平，去愤懑，去刀出鞘、弹上膛，去怒从心头起、恶向胆边生。而是要以“思”去正“邪”。

诗歌的力量是诗人把自己的理想国展示出来，去影响、感化邪恶。这个力量肯定有限，但会长远。所谓道德力量，大部分来自诗歌。所以，人类社会有怎样的阴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诗人之“思”能否释放巨大的心灵美好、善良的力量。一首诗不会杀死一个恶人，但会让更多的善良人对恶人、恶事抵制、拒绝。

诗人之思，只向往美、善。

好人、善良的人受难、受委屈是正常的事，坏人、恶人是无法消灭的，或者，正因为有坏人、恶人，才让诗人们有强大的动力去向往美好。好诗人受点委屈不是坏事，受过委屈，可能会激发更强烈的激情，文字更具深情，此种案例比比皆是。比如司马迁。

司马迁对《诗经》有一段话，似可做“思无邪”的解释：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

诗人便是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之人，此等“思”，定“无邪”。

七

经常与从事格律诗创作的先生们接触和对话，他们投入的状态让我惊叹，但他们偏狭的执拗也让我无奈。比如，“格律不工，就不是诗”这样的论调。我常对他们说：你写的是诗呢还是格律训练呢？一首诗不传达感情，只有工整的格律，能叫诗吗？此种辩论，有时我会把老先生们气得手发抖。有时我也真是于心不忍。

我曾对一位酷爱格律的工程院院士说：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，在英语世界里是有格律的，可我们读的汉译本已没有格律，您能说不是诗吗？同样，李白、杜甫等格律诗译成英语也不会有格律，英语诗人同样把李白、杜甫当大师。格律是音乐的需要啊！尽管我古今中外地举例，苦口婆心地说，效果依然不明显，他们依然坚持：首先是格律，格律不工，就不是诗。

其实，原因很简单，这些先生们的阅读不够，盲目地理解